

对话

◎程昕东、蒲皓琳

这是当代艺术以女人和女人之美为主题展开的东、西方对话。艺术家达利的《带抽屉的维纳斯》是在上海第五届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展出的20世纪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为了迎接《带抽屉的维纳斯》来到中国，围绕着女人这个古老的又不断更新的话题欧亚大陆两端艺术家展开了对话和相互了解，在这里我们汇集了12位中国前卫艺术家的作品。

达利1927年定居巴黎。达利早期的绘画是运用新印象主义流派技术，然后又对立体主义流派及“变形绘画”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开始接触超现实主义风格。为此他从事了大量的活动：绘画、演讲、拍摄电影，如和布奈尔共同创作的电影《安达鲁的狗》和《黄金时代》，使他很快地成为最有名的艺术家之一。达利的个性和他喜好挑战的精神同时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经常引起艺术界的流言蜚语。达利创作出许多令人震惊的绘画，他经常被蹂躏的海滩和荒芜无垠的大地同表现性爱和死亡的主题结合起来，恣意地表达他的幻觉、梦想、萦绕在脑际的念头和他潜意识的过程。40年代初，达利的艺术风格脱离了超现实主义风格，转向了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更加传统的风格。他开始从宗教题材、历史和科学中获取灵感，但是达利并没有因此丢掉对挑战和视觉试验的偏好。他决定重新拾起曾被大师们画过的主题，进行改造、重作，增添现代的成份，产生双重震撼。这些作品既会使人马上联想起原作，又使它们同原作毫无关联，甚至有时传递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这就是“带抽屉的米洛的维纳斯拓扑学的变形”所产生的效果。1936年，达利参观卢浮宫博物馆时，在美丽的“维纳斯”雕像前停住了脚步。从此，诞生于公元前，代表着古希腊永恒的丰收和爱情的女神——失去双臂的维纳斯大理石著名雕像日夜缠绕着这位艺术家。他要重新构思这一作品，使之立体化、物质化，用一种类似抽屉的东西横穿女神，穿过披着多皱衣裙的大腿、腹部、胸部，甚至头部。一下子，温柔的、唤起女性尊严的“维纳斯”成了《带抽屉的维纳斯》。一个新的作品，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样很美，表现一种震惊的空间定义。抽屉的概念允许多

种创作手段，可以进行雕塑创造，触及内心深处。人们重新发现达利以前的潜意识、梦幻、渴望或隐私的作品。但是横穿女神表达的心理分析可能是痛苦的……达利制作了两个《带抽屉的维纳斯》石膏像，其中一个是在这次在上海展出的青铜像的模子。1964年在日本东京西比美术馆组织的达利回顾展中，因为时间关系，达利还未能创造出青铜雕塑的《带抽屉的维纳斯》，只能展出了两个石膏像。1981年，艺术家想浇铸青铜像，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又一次推迟了这个工作。一直到1988年艺术家才真正完成了青铜像的制作，也就是在上海展出的雕像。雕像最初由艺术家以个人收藏保存，然后接连被两位私人收藏家收藏。这次在上海展出的《带抽屉的维纳斯》曾于1993年在巴黎货币博物馆举办的《观察女人》画展中展出，后又分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保罗美术馆(1998)和阿根廷布利诺斯艾利斯(1999)举办的《达利伟大的作品回顾展》中展出。2000年11月至2001年1月，该青铜像又一次在巴黎展出，这次是在卢浮宫里，距离“维纳斯”雕塑几米远处，参加以《模仿古代作品》为主题的美术展。

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得较晚。在20世纪初，伴随着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新传统”潮流，同传统的金鱼、竹子、牡丹和在云雾中的山水为主题的传统绘画技术决裂。许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画家，带回来新的绘画技术，如油画和新的主题。但是这个时期很短，一是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使中国同外面的世界隔绝，二是由于新的艺术观。从前苏联引进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很快地成为各美术学院的参照模式。这种宣传式的艺术有自己的审美观，但是艺术家，无论是在创造主题上，还是在构思上，都不能独立自主。

直到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艺术家才得以同西方现代艺术接触。国外的艺术杂志和展览目录开始在中国悄悄地传阅，年轻的大学生发现了在半个世纪中，远离他们的许多流派和艺术家，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流派和达利。在80年代，中国的前卫艺术家（有别于现代艺术家，他们继续保持着古典的主题和技术的“传统流派”）试图重现几十年前曾震撼西方世界的现代和当代艺

术的各个阶段的创作。因此，1985年，在厦门举办了“达利展”。80年代末，这些艺术家开始寻找一种风格。今天经过1989-91年的动乱和10年的改革、开放，前卫艺术家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工作室里自由创作了。由于他们很难在中国公众场所做展览，上海艺术博览会便成为展出这些作品的有意义的场所，并被国际艺术界承认和认可。中国前卫艺术家为国际艺术界带来了一股清风。

岳敏君是“波皮——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画家一般把自己克隆在一系列作品中，他在其中笑得要死。岳敏君要表现一种自嘲，也是精神空虚，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无奈的一种形式。面对一个偏爱消费主义、时尚流行而非精神食粮的社会，他们感到的是无奈。我们能看到某些隐晦的嘲笑宣传对人起到的作用，这里的人对“群众运动”的效果很敏感。岳敏君的肖像画画得很简单，使用的颜色很鲜艳，有些使人想到广告画，这样的手法用来表现枯燥，模仿的意思，缺少批判的精神以及整体的浮躁气氛。在本画册中呈现出来的充满香味的“美丽女人”好象在嘲笑她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当代的中国社会有利于一部分城里人的解放，但是无法阻止旧习的复发，如包二奶的出现。

罗旭，云南弥勒人。从1998年起他迷恋上女人的大腿，并将女人的大腿，尤其是表现传统女人小脚，当做创作的主题。他用树脂造型女人的腿，涂色，并给小脚穿上从古董商那里购买来的小鞋，然后将大腿组装成巨大的昆虫。有时是令人担心的，但总是可笑的。他将它们拍照下来，用电脑制作特写，在照片中我们发现了达利所偏爱的荒芜的土地，从那里伸出女人的大腿，从远处看，女人大腿象枯死的大树，但又是唯一有活力的，唯一运动的东西。我们预计在哪一天，全部的森林不见了；海洋没了水；流动的小溪也不见了；所有鲜活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有大自然的宠物——女性的腿——在空中飞舞，在沙漠上奔走，在小溪流过的沟壑旁憩息，好安静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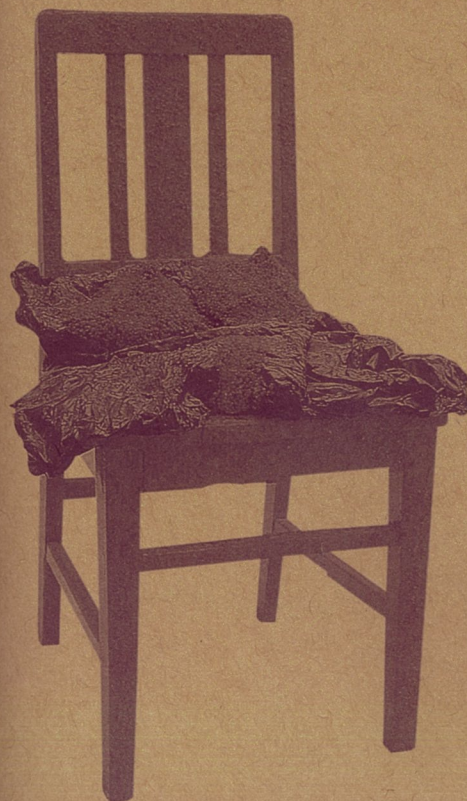
朱冰，既是画家也是诗人。在中国艺术界，女性还是很少的。朱冰属于“美女作家”。她们敢于创作惊世骇俗的表现“性”的作品。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中，除去几个特例外，

中国的妇女仅仅满足于扮演陪衬的角色。朱冰在自问女人的身份、女人爱的权力和对欲望的权力。她用玫瑰象征这一切。她画了郁金香似的玫瑰，并更加晦涩……在朱冰的世界里，死亡同爱情一样是她的主题。这位被她的玫瑰扒去皮的画家试图重现她的梦幻，试图将幻想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下面是她的选集《天堂玫瑰Ⅱ》中的节选：

也许一天，会在你的荒野中沉沉入睡
紧挨着我们所爱的人的可怕的骨骼
如期待中的一曲音乐
穿过穴中的黑暗，在你的根株之间，倾听
发源那流向花朵的血流

你隐秘的爱：与死亡和睡梦同在

顾德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装置”艺术之父。他的作品中混合了病态的和嘲讽的主题，并总是带有极大的挑衅，他提出有关女人和人体的关键问题。比如镶嵌裸体红色女人的痕迹的椅子。顾德新同样以嘲讽的态度对待性的问题，尤其是当今城市的新一代正在经历性自由的阶段。1999年，他在北京完成了一个装置，内容是一块生肉，里面转动着一个按摩器……他用绘画形式表现的是一些非常想像的人，他们被用计算机制作或生产，人的外形不像人，而是外星人，他们永远都在交合，人像豆芽一样出生，每诞



《无题》 顾德新 装置 130 × 100 × 50cm



《野火春风》 罗旭 图片合成 150 × 150cm

生一个人就会响起号角！

孙良是上海籍少见的艺术家之一，他创造了超现实的世界，好象是他梦幻的世界，充满了光头女人及神话中的动物、鸟、昆虫、面具和好象在游泳又好象在飞的微笑的女人的半身。背景是天或是水的世界。图案、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的构思，反映了思想的变化和画家的执著，在他的世界里女人和女人所能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是起决定作用的。

俸正杰是“艳俗”流派的主要艺术家之一。他来自成都定居北京已有五年了，住在首都郊区两大画家定居地之一的花家地。俸正杰重点表现面对传统现在一代人的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他作品的构思以传统手法为参照物，如大朵的牡丹或农村小花布，透明的纸折扇。在这次上海艺术展中，他的作品是俩个肩并肩的中国妇女。她们同样的身材，长得很像，然而一个是传统

的着装，有点清教徒式和陈旧；而另外一个却是一丝不挂，头发染成玫瑰红色，影射中国城市新一代的性自由和服装的变化，她们喜欢赤褐色的头发或甚至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背景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一座古塔，好象是木式的，远处是今天我们在许多城市里看到的被视为绝对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钟飙的作品具有象征主义的特征。他的构思，总是非常精雕细刻，象一张照片，或一张明信片，用连环画的方式，表现东西方共处。与麦当娜同居的北京女中学生，典型的北京或成都的内景的自由塑像。钟飙同样表现代沟的冲突，因为他所画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他批判现在矛盾的一面。一对上年纪的夫妻非常惊恐地看到他们的女儿或孙女，穿着很露的衣服坐在沙发上。他的构思是以超现实主义和幽默的态度塑造女人，而重点却放在现实上。